

书法与茶

□支荣慧

与书法界的朋友坐在一起喝茶聊天,得出结论,人生大抵都会有一个爱好,有的人喜欢喝酒,有的人喜欢运动,有的人喜欢喝茶等等,不一而足,我应是划到喝茶这一类的。每日,喝茶是少不了的,有时写字累了,一个人泡一壶茶,静静休息片刻,很快又恢复了状态,这就是喝茶的功用。

喝茶最喜欢还是大红袍,虽然朋友寄来铁观音、龙井、云南普洱、红茶等。大红袍的特征是“岩骨花香”,清代崇安县令王梓在《茶说》中记载:武夷山周围百二十里,皆可种茶,其品质有二,在山者为岩茶,上品,在地者为洲茶,次之。武夷山的茶叶生长在岩石缝中,独特的地理环境,显出与其他茶的独特之处。茶用沸水泡开后,香气清正幽远,像花开的香气。苏东坡在《和钱安道惠寄建茶》诗中云:“森然可爱不可慢,骨清肉腻和且正。”乾隆皇帝品岩茶也留下诗句:“就中武夷品最佳,气味清和兼骨鲠。”骨就是茶汤的浓淡、火功的高低,喝到嘴里,可以感知茶的厚度,与喉吻摩擦,水是顺还是不顺,这些都是骨的具体反应。

岩骨花香具体体现在“活、甘、清、香”四个字,这也是评判大红袍茶好坏的标准。对于香来说,各家有偏好,不尽相同,但对我个人而言,最喜欢幽雅的兰香,不宜太浓太烈,那样的话,颇似浓妆艳抹的女子,看去感觉总不太好。清,茶泡开后在杯中,清澈见底,没有浑浊状,偶也呈红褐色,但并无杂质。甘,一杯好茶下肚后,在舌尖上会留下甘甜,记得一次在朋友处喝到一杯好茶,回家的路上,舌尖上不禁一阵阵的甜味涌起,沁人心脾,正所谓回甘。活,指的是品饮武夷岩茶时一种特有的心灵感应,是茶整体给人一种感受,人与茶互相融合,“香、清、甘”各个方面都达到最佳状态。事间万事万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相契合的,互相融通的。一件好的书法作品,也有他评判的标准,好坏以专家说的为准。人生习书,大都是从临帖开始,临帖遵循一定的规律,先笔法,后结体,最后完成一件完整的作品,有章法。书法的因素,不外乎正文、落款、钤印。当我们做一番评论,首先看书法取自哪家,具有鲜明的风格特征,自己乱写肯定不行的。有些人在比赛获得一两次奖,大谈创新,我想太不实际了,有哗众取宠的嫌疑。书法创新哪有那么容易,没有大量的时间用进去,汲取传统古帖的养分,怎么走得出来。临古帖,取法乎上是根本。而许多人,临古帖,只取其形,而忽略了内在的神韵。

二

微信圈里,书法家常晒的一项就是喝茶,有好茶吆喝书友一起来喝,很能打动人,好茶共品其实是一种乐趣。

大红袍茶耐泡。大红袍母树需专门的制茶师制成茶叶,才能价值连城,否则就只是一堆树叶。泡好茶,需懂品的人才知它的益处,否则就只是一杯水。品茶,要有丰厚的内蕴,一般人的喝茶,更多的是看茶叶的包装与写着着的来头,都很可能被误导。喝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多时候,欣赏书法也如同品茶。初学好坏,更多是从笔法、结体上看,所以,馆阁体一类的书法,在一般人眼里,就是最美的。实际上,欣赏一种书法的好坏,须从精气神的层面去品鉴。书法看出人品,书中读懂学识,又是一个更高的境界。

书法其实不容易真正读懂,可是大家都觉得很懂,这是社会存在的一个通病,对书法缺少敬畏之心,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书法要怎样看呢?我想读懂矛盾中又和谐统一的

从小到大,鱼好像都认识我似的,爱吃钩,爱逃,逃得轰轰烈烈,一条也不剩。更气的是后来,有些鱼竟然吃得理直气壮起来,反复吃鱼饵,反复逃跑,每次都假模假样挣扎,再一脸坏笑着跟我说“拜拜”。唉,窝囊!

今年夏天,我自感钓历颇丰,再说鱼已换了七八代,没有几条认识我了,就和一干人等驱车大海边,雄赳赳地去海钓。忽地,就想大海里的咸水鱼,跟认识我的淡水鱼不属于一个水国,等于说,所有的咸水鱼都不认识我。“哈哈”,一高兴,忘了车外的桑拿天,迎着小车的空调风老打嗝儿,美得冒泡泡,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王老几了。

我们乘船出海。上午9点,驶进一片无人岛海域,停了船,熄了马达。船家二男,中年老年,皮肤黑红,说话间,开始给我们分发东西,有渔线、鱼钩和鱼饵,但没有鱼竿、鱼漂,为什么呢?一人说,海上风浪大,要鱼漂没有用。一人说大海里的鱼个大、劲大,容易把鱼竿折断,全凭手感。我们不信,却一个个迟疑着接过了渔具,在船四周各自寻找钓鱼的位置。两个人也不管别人信不信,发完以后,就坐在船尾抽烟聊天,时不时地偷看我们海钓。

我是最后一个上阵的,要渔具,要鱼饵,问要领,问得两个人都不耐烦了,还问:“我笨,能钓到海鱼吗?如果钓到最大的鱼,有多少斤?”两个人面面无表情,自顾自地抽着闷烟,半个字都不吐。正郁闷呢,有一女士惊呼一声,一条四指长的老虎鱼飞出了水面,一个说:“你看人家,不是钓上来一条了吗?”我的心一凉,才不足三两重啊!可是一想,只要今天能钓到它,哪怕一条也算我被纪录了。又想,说不定我钓的个头比她的还要大,干吗不用钩一试?手哆嗦了几下,线就甩出去了。比起他们来,我甩得不专业,线有点偏向船边,要是再甩远一米就好了。不过,渔船虽然停止不动,但并不是一点不动,船身随着海浪还是有一点点移动的,这样的话,线和钩与船身的位置忽远忽近,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我紧紧盯着线的晃动,发现靠谱,立即拉了拉那线,直到左手感觉到线的重量存

内容,就是深入其里,对提高书法的认识会有帮助。这点往往让我们忽视。如果不懂装懂,顶多算一个字匠,作品就像复印机里的纸张一样,机械重复,对书法艺术发展危害最大。书法是线条的艺术,一百个人用同一根毛笔写同样的内容,得到的是一百种不同的样式风格。东汉著名书法理论家蔡邕在《书法九势》中有这样的论述: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笔法上,提按使转,起行收,方圆、曲直、藏露、粗细、正斜、轻重、缓急、提按、顿挫等等用笔技巧都在诠释着矛盾统一的原则。字法,即结体上,有大小、高低、疏密、正欹、开合等等矛盾关系的存在。结体需要作者去用心总结排布。点画呼应,顺势而生,平中寓险方为好。不仅如此,一幅字中出现相同的字一定要有变通,《兰亭序》里同样的一个字,绝没有相同的写法,才能千年不朽。粗看一张作品,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它的章法。章法上如果平常,很难吸引人去关注用笔结字等其他方面。这一点在行草书中表现尤其明显。章法上强调虚实相生,对比呼应,有断有连、参差错落、动静结合、节奏变化、块面对比等等因素,章法吸引人,作品顿时增色不少。墨法方面体现在浓淡、干枯、润燥、晦明对比之间。这是我们民族的伟大创造,可以让墨汁变得丰富多彩。墨法与章法联系紧密,章法中的虚实轻重块面有时候要借助墨法来体现。在技法上达到一定水平,书法的提升,最终比的是格调与品位的提升,要求书法家在学问上多下功夫。

再说武夷岩茶,武夷岩茶喝到极致,是品出水顺滑、厚实及回甘,这些元素,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有喝到一定境界,才能体会。书法决不是简单的,每个人对学习书法有自己的理解,但一定要经过不断的实践,才明白书法中的共性与个性。俗话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没有一头扎进去,一颗心沉下去的钉子精神,要真正学好书法都是空话。书法虽博大精深,代表了我们的文化传统,但并不是荒野、无路可寻,取法乎上,这就是千百年来古人学书的明示。古今成大家者,哪位书法家不是这样做的,王铎一日临帖,一日应酬创作,终生如此,告诉我们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没有古法的创新,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三

我的祖祖辈辈其实生活在福建的茶山边,这里喝茶常年盛行,有闻名于海内外乌龙茶系著名的两大品种,一种是安溪铁观音,另一种是武夷岩茶,过去我没有喝茶的习惯,但因为耳濡目染,对茶非常的了解。工作室里有一套朋友送的茶具,蛮精致,但家里却没有,所以在家不曾泡茶喝。当然,写字加上茶的调和,肯定更有情调。于是决定去茶具行再买一套。当晚就挑了零散的几只大小杯子,一个漏斗,又买了茶盘。

回家,把杯子洗净,置于茶几之上,接着烧水,烫杯,取出用锡箔纸包装的一小包铁观音茶,放入杯中,冲入开水,开始泡茶。屋内立即充满铁观音自然的清香了。把杯盖拿起闻闻,使劲吸,仿佛到仙境一般。接下来,把大杯里的茶倒入小杯中细细品尝,整个口腔充满了香味。品茶本要多入聚在一起才有意思,但一个人煞有介事地泡茶,倒也有另一番情趣。然后在书桌上调好墨,铺好纸,挥毫起来。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心情大好,停下再喝一杯茶,感觉人生真是美妙。铁观音就是有这个好处,耐泡。再细细品茗,香气回溢,口舌生香,这就是所谓的回甘了。

喝完茶小坐片刻,随即再上书桌继续创作,但没有了刚



才的感觉。作品不尽人意,心情烦躁,即搁笔,再饮茶,这杯茶也不如刚才泡的好喝了。其实茶叶、水质都是一样,为什么茶的味道却迥然不同呢?我顿悟,原来喝茶也是要有心情的,与书法创作很相似,无意于佳乃佳。心境佳往往能写出好作品,如《兰亭序》是王羲之在文人雅集上心情最佳时乘着酒意写出的千古绝唱。据说,王羲之后来又写了《兰亭序》,就是没有即兴创作的精彩。看来中国文化在很多方面都是相通的。我边喝茶边想,没心情就改日吧,不要为难自己,即使再写下去也不见得好。

四

写字小有名气了,于是在闹市边找了间工作室,取意闹中取静。

虽然嘈杂,做文章、写字,难免郁闷,心情受到影响,但习惯了后,就没什么,内心变得从容淡定。集中精力做自己的事,身边环境视若无睹,心静自然凉,这也是修炼。一天的工作大抵就是两样,写文章、写字。有时写文章累了,字也不想写,不强迫自己,随缘而适,让自己心里舒坦最重要。

即使身处繁华闹市,三五知己,泡一壶岩茶,谈着趣事,大可抵十年的尘梦。岩茶就是好,一小包倒入杯内,可冲泡多次,所以说是工夫茶,需花时间慢慢品味。茶有低火清淡的、浓香型高火的、味平中火的,来客口味不同,泡的茶就不同了。有时也泡正山小种,这是红茶,茶汤为深红色,香气高长带松烟香,滋味醇厚,有桂圆汤味,最适合养胃护胃。我喜欢的是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内拗头高山的正山小种,一位茶农做的,价格适中,味非常纯正地道,一喝即知正宗,不是高山产不出如此之茶。晚上最好泡些低火清凉的茶,可好睡些,要是浓烈的,恐一晚难以入睡,第二天打着哈欠去上班,无精打采,恐怕不是好事。喝茶是一种情调,更蕴含了人生的哲理。茶要沸水以后才能泡出浓香,人生也要历经磨练后才能看空看淡一切。无论是谁,如果经不起磨练,怕是也品不到人生的甜蜜。年纪大了,经历了人情冷暖,就像那用滚水泡后的茶叶,慢慢地沉入了杯底,自然学会了沉默,学会了宽容,对一切友善的或是不友善的表情,都能以平常心对待。境随心转,轻呷一小口茶,任清清浅浅的苦涩在舌间荡漾开来,充盈齿喉。深吸一口气,余香满腔,荡漾开来,神清气爽,这就是回甘。人生没有付出,哪有收获。一杯茶由浓变淡,浮浮沉沉,聚聚散散,诉说的是深刻的哲理,人生原来不正如茶吗?

我有时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在工作室里读着法帖,关着门,没人打扰,仿佛世界只有我一人,穿越时空,感受先贤真情的点点流露,有时竟莫名地感动。快乐是自己找的,我喜欢这样的生活,朴实平淡,没有利害冲突,没有功名,没有世俗,一切都显得和谐淡然。有时窗外淅淅沥沥下着小雨,灯光下静静地读一卷诗书,心随书动,同欢喜同悲伤,这种场景让人不胜神往。

着拉着,线不再挣扎晃动了,看来这条鱼已经不再做垂死挣扎,屈服于我了。鱼的心理跟人的心理相差无几,“胳膊拧不过大腿”,有意思。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条鱼竟然跑了。钩上只剩下半块鱼饵,好像被某个调皮鬼在一个馒头上胡乱咬了几口,就扔下不吃了。我非常生气,这家伙不是铺张浪费吗?老年船家告诉我缘由:“鱼可能在拉线的半途,挣断了上嘴唇,也可能是断了上鼻梁,才逃跑了。”我问老人家:“它不疼吗?”老人反问我:“是嘴疼一下重要,还是它的小命重要?”我说:“怪不得小家伙这么聪明哩。”

接下来的第四钩,第五六七八九钩,我的鱼饵都被鱼早早吃掉,成功逃走,再返回重新吃钩,继续逃走,太不像话了。中年船家说:“你看看你,也不知道究竟是钓鱼的,还是喂鱼的呢?”我说:“它们好像都认识我。”周围一阵大笑,也难怪,人人都有收获,多的钓12条,少则2条,我纳闷,也不知他们是怎么钓上来的。说说笑笑间,涨潮了,鱼越来越少,都跑向深海去了,游向了未知的深海世界。就收了线,总结起整个上午的战利品,竟有一桶半的大鱼小鱼,老虎鱼居多,也有一些白肚皮、长身段的小鱼,重三两四两的,有人建议午餐时红烧,有人说做成椒盐鱼,还有的说做汤、白灼好吃,中年、老年两个人不停地夸“好”,因为大家这一闹,他们又有了午餐这一顿的生意可做。

这天的午餐,在无人岛不远的一家海上餐厅,水波荡漾,人也荡漾,具体都吃了些什么,我们都说不上来了,无非是虾兵蟹将、大鱼小虾,味道那叫一个鲜、一个嫩啊。我们吃剩下的鱼骨蟹壳之类,包括什么汤汤水水,都被餐厅老板倒进了大海里喂了虾兵蟹将,他们连刷锅碗盘子筷子都不用洗涤剂,直接拿海水一冲一刷,干净,环保。其实,他们把虾兵蟹将当成了亲人,他们爱它们啊!

难怪我总也钓不上鱼,原来这些鱼在数十年以前,不仅不认识我,还知道什么人跟它们最亲,什么人跟它们一样善良。

传说,鱼是大海的孩子,我们也是大海的孩子,都是海底世界里一群群最善良的孩子。



□蒋建伟

在时,方才停止了拉的动作,傻乎乎地等着鱼们上钩。等待是一项功夫活,我想世上除了谈恋爱,没有谁愿意忍受它的折磨。好在我正昏昏欲睡的当儿,感觉鱼钩好像动了一下,我顿时一个激灵,两眼瞪得贼大,一万条神经集中在了那根线上,可什么动静都没有了。我有点怀疑刚才是不是幻觉,怀疑下面的鱼认出了我,这距离尚几十公里,怎么可能呢?等,哪怕傻等,也必须一心一意地继续。终于啊,老天爷开始保佑我了:鱼钩竟然动了起来!而且是连续在动。看样子,下面的鱼不止一条,不止一斤二斤的,是很多很多条呀!它们是不是正在开会研究我的鱼饵好不好吃?怎么个吃法?是男让女、老让少,还是大让小?哎呀,说不定下面围观的,不仅仅有海鱼,还有海螃蟹、章鱼、乌贼,甚至还有大海虾……万一它们都上钩的话,我能拉得动吗?要不要中年船家帮忙呢?

胡思乱想中,鱼跑了。拉上来一看,鱼钩上空空荡荡,钩和钩的叉开处,沾了一滴水珠,像玻璃一样透明,很好看。但,我看着

却感觉一点也不好看。那人安慰我说:“第一次海钓嘛,大部分都跟你一样。”这才舒服好多。重新钩上鱼饵,朝老位置甩线,这次明显比上次甩得远一点。

也许是哪个小精灵尝到了甜头,刚过10秒钟,线就开始摇动了,很重。“肯定是一条大鱼!至少二斤!不能让它跑了——”我一边斩钉截铁地想,一边火急火燎地拉线,拉的过程中,感觉勾上的东西很重,立马心花怒放起来。等拉出水面一看,原来是一团条绒状的草绿色垃圾。一时,船上响起了稀稀拉拉的嘲笑声,声音虽小,不过很刺耳。老年船家却说:“兄弟,快要看!‘海上日出’了,你只有半步之遥——加油!”这话听起来,如同自己睡觉、别人送枕头,两好归一好,就是舒服。

就有了第三钩,也是10秒钟过后,线就晃动了,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手就感觉猛地一沉,鱼咬钩了!“你还等什么?”有人围观,比我还心急。我就开始往回拉线,慢慢地拉,一寸一寸地拉,鱼在拼命挣扎着,我觉得更加万分小心,生怕到手的鸭子飞了!拉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突然对泥土产生了兴趣,以至于在春天的时候购买了整整一车的泥土,自己用了一两个月的时间一铲一铲地将一大堆泥土搬进了租来的空地上。然后,开始跟左邻右舍学习种菜。

十来平米的土地,葱花、芫荽、韭菜、老蒜、丝瓜、苦麻菜、油麻菜、红薯菜、空心菜、百香果、苋菜先后扎根泥土里,葱花、芫荽、韭菜、苦麻菜是巡视别人的菜园顺手扯的小菜秧;红薯菜、南瓜秧是邻居分的;油麻菜、苋菜是孩子的奶奶帮着种的;丝瓜和空心菜是自己在市场上买的种子;百香果是运动的老师分的。忙于工作和生活的我也没多少时间打理这些作物,下几场雨,或者努力淋几次菜,手心磨出小茧的时候,便是取之不尽的有机绿色蔬菜——我地里的菜都吃不完,南瓜藤长得满地都是,红薯菜也撒欢地跑到大路中间玩,空心菜嫩了又老了,丝瓜架上的雄花和雌花不断地开了又谢。丝瓜的个头长得特快,稍晚一天,里面的肉质就老成丝,我天天看着心急,担心着它们不小心就老了。我天天都去自己的菜地采摘,天天哄着女儿吃青菜:“妈妈牌青菜,又甜又绿色!”碰到雨水足,菜儿茂,我不得不借用网络的力量——上微信朋友圈央求着朋友前来偷菜。

几年前,母亲过世之前,说过想来我山边的家住的。可直到过世了,她都没有来过一天。后来她就被葬在与我房屋背后的山岭相连的另一个山岭上。因为山岭相连,我心里曾想如果泥土有情,只要是生命,无论是草是树是花是果,散发的无疑都是爱的光芒。人的生命长不过百余年,植物却生生不息。自从我对生命顿悟之后,我对泥土和植物的感情变得丰富多彩起来。我爱我的植物有多少,它们就爱我多少。我的植物和菜园里的菜,碧绿而茂盛便是对我最好的爱的回馈。好长一段时间,我下了班,拿个菜篮移步几许,掐尖掐嫩,清水几洗,热水滚过,少许油盐,一盘清甜可口、鲜嫩无比的青菜便摆上了餐桌。

这几年,生离死别我得看太多。死去的,往生的,不复存在的,化为泥土和尘埃,唯有值得思念、缅怀的只有经久不衰的经典作品。看着身边一草一物生长,刚出生的小外甥女伸着懒腰,我又懂得了生生不息之意。

倏忽之间,秋风起,凉意浓,菜地上的菜开始发黄枯萎。邻居提议,统统锄了。撒上同事分的菜花种子。几夜的工夫,一片浓密的小苗又开始拱着蹭着冒出头来。

家里的昙花至少有15岁了吧,先前不是我养的,十来年都没看到开花。两年前,我用女儿喝剩的牛奶水淋它,那一年开了很多花,那一年的9月9日晚上居然同时开了6朵绝美的洁白昙花,家里芳香无比,美轮美奂。好花不常开,美景需慧眼。人生跌宕起伏,绝处又逢生。前年,它被我剪了老枝,花了两年的时间,今年又是枝繁叶茂。不久前,女儿向我报告昙花有了花蕾,一个两个三个……我还不相信呢,跑到花盆边细细辨认,囉,还真不少,淡黄色,米粒样,从侧扁的宽叶茎苞里处钻出头来。

几夜之间,小米粒一样的花蕾长成了一握拳的大小,长梭形,花苞淡紫,弯曲上提,沉甸甸地挂在薄薄扁扁的叶茎之上。你想象不到的生命的力量,孕育,成长和绽放。我满心期待生命的奇迹。

去年立秋后,当年我家的第一朵昙花要开了。下午的时候,它已微微张嘴。白天,我去柳州看了二姐,傍晚就匆匆赶回来想着陪伴慢慢绽放的昙花。说好谁约我也不去的,还是和几个闺蜜在外面吃了饭,我一吃饱放下碗筷就急吼吼地回家赏花了。回到家,8点来钟,“月下美人”已经慢慢绽放,我将它请进大厅摆放好。我家赏昙花大概也有十几二十次吧,每一次都是神圣和庄重的,它在我们眼皮底下慢慢绽放,浓郁的芬芳和绝色的美丽只会让人安静和沉醉。所有赏花的程序和过去一样,时光流转,物是人非。另外的同学刚好回,便邀到家里来赏花。同学携家带口的来了,又一个闺蜜也带娃来了,喝着我的红酒,花未开完,人已快醉。裁一沓报纸,洗洗毛笔,赏花的人不禁挥毫几许,留下或笨拙或可爱或优秀或豪迈的墨宝。

凌晨将至,昙花入汤,人生入味。



岁寒花木 黄宾虹作